

蔡澜

Cailan Xiaopin

小品



BOOK

廣東旅遊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

蔡
●
音

蔡澜

Cailan Xiaopin

小品

蔡澜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蔡澜小品/蔡澜著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09. 10
ISBN 978 - 7 - 80766 - 114 - 6

I. 蔡… II. 蔡… III. 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5242 号

封面内文插图: 苏美璐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广州贝思印业有限公司印刷

(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 283 号第一栋三至五层)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邮购地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联系电话: 020-87347994 邮编: 510600

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32 开 7 印张 63 千字

2009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[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]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广告 | 2 |
| 名字的故事 | 4 |
| 片段的回忆 | 6 |
| 雅癖 | 8 |
| 小岛 | 10 |
| 永不 | 12 |
| 会 | 14 |
| 学老兰 | 16 |
| 联想 | 18 |
| 缩影 | 20 |
| 好吃命 | 22 |
| 最佳食肆 | 24 |
| 最终食谱 | 29 |
| 谈吃 | 32 |
| 谈喝 | 34 |
| 看出 | 36 |
| 个性肉 | 38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舀汤 | 40 |
| 比较 | 42 |
| 最伟大的希腊人 | 44 |
| 真话 | 46 |
| 奇异果 | 48 |
| 竹心 | 50 |
| 沟通 | 52 |
| 武器 | 54 |
| 名牌咒 | 56 |
| 短打 | 58 |
| 残废 | 60 |
| 希望 | 62 |
| 好运 | 64 |
| 灿烂 | 66 |
| 关 | 67 |
| 女人社会 | 68 |
| 大苹果 | 70 |
| 巴黎印象 | 72 |
| 买卖梦的城市 | 76 |
| 舞 | 80 |
| 夜舟 | 82 |
| 玫瑰山谷 | 84 |
| 故居 | 86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印度历险记 | 88 |
| 土人餐 | 90 |
| 像子弹一样快的女人 | 92 |
| 被酒喝的人 | 94 |
| 袁克文 | 96 |
| 成龙 | 99 |
| 契妈 | 108 |
| 肿了三天 | 110 |
| 化缘 | 112 |
| 白食马拉松人 | 114 |
| 三个土教父 | 116 |
| 伟人约翰 | 118 |
| 烟 | 120 |
| 麻将 | 122 |
| 肚臍 | 124 |
| 棺木 | 126 |
| 书报杂志 | 128 |
| 可怜王老五 | 130 |
| 顽皮的美食家 | 133 |
| 阿立的妈 | 134 |
| 讣文和挽联 | 136 |
| 倪氏家谱 | 138 |
| 好友 | 14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玩物养志 | 141 |
| 伟大 | 142 |
| 瓷缘 | 144 |
| 褐色赋 | 146 |
| 手帕冢 | 148 |
| 卖文不够买酒钱 | 149 |
| 木兰 | 150 |
| 视觉骚扰 | 152 |
| 代替 | 154 |
| 喝我 | 155 |
| 大敌 | 156 |
| 无路可走 | 158 |
| 地狱 | 160 |
| 各领风骚 | 162 |
| 围城 | 164 |
| 大堂所见 | 166 |
| 演讲的秘诀 | 168 |
| 鱼 | 170 |
| 登台旋风 | 172 |
| 为了一点小事 | 174 |
| 不感羞耻 | 176 |
| 重看 | 178 |
| 背景音乐 | 18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永不在星期天 | 182 |
| 最佳宣言 | 184 |
| 美女与野兽 | 186 |
| 旅游书 | 188 |
| 超人的故事 | 190 |
| 吐温语录 | 192 |
| 申报 | 193 |
| 王尔德语录 | 194 |
| 夜叉国 | 196 |
| 徐何辨症 | 198 |
| 寒花葬志 | 201 |
| 阿留传 | 202 |
| 护身符 | 204 |
| 品味的问题 | 206 |
| 走私趣事 | 210 |
| 恶舌 | 212 |
| 天! | 214 |
| 奇事 | 215 |
| 差利的故事 | 216 |
| 吝啬的笑话 | 217 |

广告

蔡澜。中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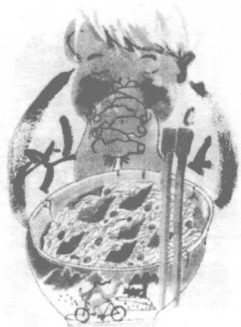
在海外半工半读，就职于某大机构，度过十数年。忽闻春尽强登山的时候，转于一财团支持下的独立公司当棋子。拼命冲锋，奈何下棋者因其他问题而说：“不玩了。”

现在每天过着自由和不安的日子并不因此而懒滞，多观察人生、读书、旅行、钻研篆刻、玩苹果二号以培养经济观念。亦勤于写方块文字，可惜跳不出框框。所写杂文，唯有关于饮食者略为入读，印象中，作者只书食经。甚感寂寞之余，幸有隔壁邻舍精神支持，微有寄托。

数十年来，可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。所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极深。做人的基本，有些原则：不负人、守时、重诺言。

但是，父母老师和文化之教导，变成处世的最大缺点。

当然，先下手为强、人情纸半张、让人等而提高身份、以没有原则为原则的玩意儿，并非蠢得学不到，应是容易得即刻上手。而且，还能变本加厉。



愿不愿意，因人而异。大家思想一样，岂非无趣？价值观念随时间变化，谁是谁非，做不了定论。

只相信保持一份真。真是新，新就是年轻。年轻人创作，较老的人为他们守着。不为真守，而守自己的变了质的真，便不年轻。选择任何一种工作来做，都是好的。

为了要保持这个原则，也要做某些牺牲。宁愿放弃传宗接代的观念。公私分明，有时做“不在吃饭的地方大便”的伟论，不少美女微笑经过。正在后悔，又看到她们生儿育女，祝福之外，不作妄想。

自觉守旧，但与青年人相聚时，发现有了代沟：我要在工作时拼命，我要在休息时狂舞。他们却要将二者混一，并引证种种哲学。我只感到他们老成，我较年轻。穿着牛仔裤，满脸胡须的怪物，也在先进的领土上证明能在商业社会生存。只要有一份真。

名字的故事

我们家，有个名字的故事。

哥哥蔡丹，叫起来好像菜单。家父为他取这个名字，主要是他出生的时候不足月，小得不像话，所以命名为“丹”。蔡丹现在个子肥满，怎么样都想象不出当年小得像颗仙丹。

姐姐蔡亮，念起来是最不怪的一个。她一生下大哭大叫，声音响亮，才取了这个名字。出生之前，家父与家母互约，男的姓蔡，女的随母姓洪，童年叫洪亮，倒是一个音意皆佳的姓名。

弟弟蔡萱，也不会给人家取笑，但是他个子瘦小，又是幼子，大家都叫他做“小菜”，变成了虾米花生。

我的不用讲，当然是“菜篮”一个啦。

好朋友给我们串了个小调，词曰：“老蔡一大早，拿了菜单，提了菜篮，到菜市场去买小菜！”

姓蔡的人，真不好受。

长大后，各有各的事业，丹兄在一家机构中搞电影发



行工作，我只懂得制作方面，有许多难题都可以向他请教，真方便。

亮姐在新加坡最大一间女子中学当校长，教育三千个少女，我恨不得回到学生时代，天天可以往她的学校跑。

阿萱在电视台当高级导播，我们三兄弟可组成制、导和发行的铁三角，但至今还没有缘分。

为什么要取单名？

家父的解释是古人多为单名。他爱好文艺和古籍，故不依家谱之“树”字辈，各为我们安上一个字；又称，放榜时一看中间空的那个名字，就知道自己考中了。当然，不及格也马上晓得。

我的“澜”字是后来取的，生在南洋，又无特征，就叫南。但发现与在大陆的长辈同音，祖母说要改，我就没有了名。友人见到我管叫“哈啰”！

蔡萱娶了个日本太太，儿子叫“晔”，二族结晶之意，此字读“叶”，糟了，第二代，还是有一个被取笑的对象：菜叶。

片段的回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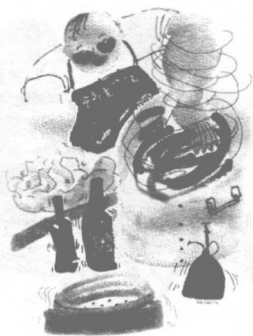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有个奶妈，其实我并没有吃过她的奶，哥哥和姐姐是她养大，对我们视如己出，我们也当她是家中一分子。

奶妈性刚烈，年轻时嫁过门后，发现丈夫抽鸦片，怎么劝也劝不听，但自己已怀了孕，孩子一生下，她用炭灰塞住婴儿的口，将她闷死，独自跑到省城找工作，刚好我母亲年头年尾生我哥姐，便请她当奶娘。我家逃难到南洋，她愿意以低薪跟着，我父亲便把她一起带来了。记得她有一头不剪的长发，普通老一辈人留长发不多洗，但她爱干净，常以茶渣饼洗发。有时在脸上涂了一层粉，用白线交叉修去汗毛。

她不相信面包或粥可以饱肚，我七点半上课，她总是五点多钟起床，到厨房去炒饭，一定要我吃一大碗才让我出门。

她炒的饭，是先将鼎烧红，把饭炒得一粒粒都能跳起时，才打蛋下去，蛋将饭粒包起，每颗都是黄金，又香又甜。

我们同一个房间多年，渐渐成长，12岁时便学抽烟，



常把床底当成一个秘密的地方，将烟灰碟藏在里面。

第二天扔火柴时，总是看到烟灰碟洗得亮晶晶。

南洋小孩早熟，半夜第一次梦遗，怕她看到，便自己偷偷地拿去洗。

后来连续数次，一晚很贪睡，脱了底裤往床底一丢，又转头睡去，隔日穿了一条新的便去上课，放学回家想起不对，即刻低头到床底去找。

好在还没有被发觉，马上掏了出来，一看，怪怪，地图上许多蚂蚁在吸啜，×××，我的子子孙孙你也好拿来当饭吃，气冲冲地一只一只杀死。

忽然觉得后面有人，转头，奶妈在笑我。

我脸一红，真想把自己丢到床底下去。

离开她到外国念书，回来时她已去世。

匆匆又要上路谋生，没有去扫墓，回忆小时不懂事，常用语言激她，但她总没有生气。现在梦醒时，还常觉枕头已湿。

雅癖

《山居岁月》和续篇《恋恋山城》的作者彼德·梅尔对于写作，幽默地举例：

作家常以为他的经纪人爱他爱得不够，空白的稿纸是他的死对头，出版社是不守信用的小器鬼，书评家是他的大冤家，老婆不了解他，连酒保也不了解他。

银行放款部主管一看到，便即刻躲在桌底下，他知道文人不是低风险的借账对象。

作家需要做大量的资料搜索，外行人看来好像只要花五六个小时在图书馆中就完事，或者只要打六七通电话，但是在今天，作家提出所有的细节全部都应有事实根据，单凭想象和几笔地方色彩是不够的，读者要知道作家到过什么地方，做过什么事才能信服。

太普通的国家没人看，作家要做资料搜集，通常必须出现在一些最不堪过活、最危险的角落去，像贝鲁特或尼加拉瓜等。



几个月很快地过去，虽然荒蛮地方，生活费不高，但是来回的机票不便宜，再加上回国后在医院的身体检查，看看是不是得到怪病，才是最贵的。

看起来作家好像万事俱备，可以开始动工了，但对着那一大叠空白的稿纸，他来回踱步，呆呆地瞪着窗外（作家常常看天色）。最后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

这叫写作阻塞症，或称为写作痉挛症，是作家两耳之间出现的痛苦症状，已经发生。

不知道别的作家怎么想，我是愿意无条件地挨下去，也不能适应舒舒服服、但寄人篱下的办公室日子。开会时我注意力已退化，打领带会出麻疹，深深地厌恶公事包这件东西。

写作是折磨，还是雅癖，我不清楚，但是我明明白白知道，作家的生涯就是过我想过的日子。